

十九世纪早期潮州话声母

m/b、n/l、ng/g 的分合*

钱 奠 香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厦门 qiandx1@163.com)

提要 本文根据 1841 年曼谷出版的《潮州话初阶》(*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U DIALECT* 潮州话)和 1847 年出版的《汉英潮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的标音材料,根据音位分析中的最小对立原则,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十九世纪早期潮州话声母系统中的 m/b、n/l、ng/g 是两套对立的声母,而不是一套声母的两套音位条件变体。此时的潮州话声母系统已经不同于闽南话的十五音系统,而属于十八音系统。

关键词 闽方言 潮州话 声母 十八音 十九世纪早期

壹 问题的提出

1.1 潮汕方言属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通行于粤东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和汕尾市部分地区,又或称为“潮州话”。但本文所说的“潮州话”,是狭义上的潮州府城话。根据林伦伦等先生的研究(林伦伦 2015;林伦伦、陈小枫 1996),直到晚清和民国早期,粤东闽语还是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潮州府城的方言作为标准语的。

1.2 李新魁先生(1993)根据清代潮安学者郑昌时在《韩江闻见录》中提及的有关潮州话的读音情况分析,认为和现代潮州音相比,二百年前的潮州音在韵类方面有两点最重要的差异:①清代潮音-n 尾诸韵尚未并入-ng^①;②现代一些地方念 oi 韵母的字,清代尚念 ai。“除这两点外,清代潮州音的韵类与现代潮州音相当一致,无大差异。”查检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所记录的潮州话资料,李新魁先生的归纳是准确可信的。

声母方面,李新魁先生根据郑氏所说的“十五音”及相关的双声例子^②归纳出当时潮州话的十五音声类系统,认为该系统与差不多同时出现于福建漳泉地区的“十五音”^③一样,与现代潮州音的差别“主要是鼻音声母与相对的塞音或边音混在一起,如[m][b]不分,[n][l]不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10&ZD122)闽语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① 李新魁先生在该文中所说的声母 ng 和 g 现在一般用国际音标标为 [ŋ] 和 [g]。本文标题以及下文涉及的其他材料都沿用李先生这一表达方式,不再另作说明。

② 郑氏十五音的代表字是“宫风翁嵩空喁隆充戎东终通邦蒙蓬”。所举的双声例子,“以东经切登,顺口取双声,则为宫经,风馨,翁应,嵩星,空兢,喁凝,隆能,充青,戎仍,东丁,终蒸,通腾,邦冰,蒙冥,蓬朋……”均为通摄和梗摄的阳声韵字。

③ 有关闽南一带“十五音”及其今音具体情况,从周长楫、欧阳忆耘(1998: 8)可知,现代厦门话的两套声母 [b l g] 与 [m n ŋ] 呈互补性分布,将之分开处理,主要是从音感角度考虑。换言之,今天的厦门话声母仍可处理为十五音系统。

[ng][g]不分”并推测“可能清代潮州音便是如此,后来才两两分化为不同声母”。但同时,李新魁先生又怀疑郑氏可能照搬了反映漳泉音的“十五音”,“这个声系是否清代潮州音的真切反映,目前难下结论”。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毕竟郑氏所言的“十五音”和相关双声例字并不多,不足以解决当时潮州音声母系统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解决。

1.3 就笔者所见材料来看,和郑昌时《韩江闻见录》时代最接近的是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璘为仁(William Dean) 1841年在曼谷所写的《潮州话初阶》(*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U DIALECT* 潮州话,下文简称《初阶》)。这是一部英语和潮州话对照的学话课本,是第一部使用罗马字注音的潮汕方言文献。据李新魁(1993),《韩江闻见录》里的序言写作年代是道光辛巳年(1821)和本书年代相差不超过20年。

《初阶》篇幅不长,正文按天文、地理等32项内容分为数字、单词和短语,共46页,涵盖方言日常生活的用语表达。其体例是先列出英语的单词或句子,再标出汉字,并用潮州话罗马字母注音。虽然作者在前言中承认自己没有更好的手段标注潮州话的声调和语音差别,但由于作者的英语母语背景,对本文所涉及的两组辅音声母有十分敏锐的辨别能力,因此该书提供的潮州话相关用例和注音是比较可靠的。

由于《初阶》在声调方面标注不足,我们还需要参考1883年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出版的《汉英潮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下文简称《字典》)。《字典》由英国传教士约塞亚·哥达(Josiah Goddard)编写。据教会杂志*China Repository*所载,该书的初版早在1847年就已是在曼谷面世(李如龙、李竹青1998),但我们看到的1883年版的前言并未提及,内容是否有所修订也无法确知。因此下文分析以《初阶》为主,《字典》作为参考使用。

《字典》根据潮州方言音节的罗马字母顺序排列,起于A,终于Yok,同音节下的汉字则按声调下平、上平、上声、下去、去声、上去、下入、上入(分别对应今天的阳平、阴平、阴上、阳上、阳去、阴去、阳入、阴入)的顺序排列。同音节下的汉字只在四角用圈号标调类,不再逐字注音,共收6000多个常用汉字。

1.4 本文引用的材料,先列出《初阶》中的汉字用例和注音,再列《字典》的相应汉字读音。声调符号统一用上标1-8分别表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声母和韵母符号直接引自材料原文,说明如下:①《初阶》没有专门的鼻化韵母符号,鼻化和非鼻化无法区别:沙 sua | 山 sua | 瓦 hia | 饼 pia。②《初阶》ä/ë/ÿ/ö上的拗折号表示短元音,主要用于喉塞尾入声字:甲 kǎ | 余 teǎ | 壁 piǎh | 伯 pǎ | 约 iǎ | 铁 tǎ | 桌 tǎ;大部分-p/-t/-k韵尾的入声字不用这个符号:贼 chat | 德 tek | 日 jít | 足 chok,但少数也用:合 hǎp | 叔 chǎk。③《初阶》u一般情况下相当于[u];在ur/ung中和ü一样,相当于展唇央化元音[ɤ]。正文中,大多数记为ür/üng,也有记为ur/ung的:恩 urn/ürn | 谨 kurn | 勤 kürn | 鼠 chür | 箸 tūr | 去 khür | 疮 chung | 汤 tüng。④此外,《初阶》中还有些符号不统一的情况,如送气符号有h和'及两者并列的h',é/è符号无法判断使用规律。⑤据《字典》说明,à/a/á分别相当于英语里far/but/man的元音,实际上是潮州话[a]音位的不同变体。⑥据《字典》说明,o/ó分别相当于英语里no/lord的元音。我们认为,ó/ó分别为国际音标的[ou/o]。⑦据《字典》说明,μ相当于英语的rule/put的元音,不分长短;ù则相当于英语turn中的元音。我们认为,μ/ù分别为国际音标的[u/ɤ]。

另外,材料涉及的训读、文白异读和方言俗字等问题必要时加注说明。

貳 十九世纪早期潮州话声母 m/b、n/l、ng/g 的分合分析

2.1 m-与 b-的分合分析

查检 1841 年的潮州话,共找到可靠的 m-声母字 25 个, b-声母字 22 个,共 47 个:

表 1 m-声母字(25 个)

汉字	毛	妹	挽	緩慢	免	面	眠
《初阶》	maw	mue	man	man	mien	min	min
《字典》	mó ²	mue ⁵	man ³	man ⁶	mien ³	min ⁶	min ²
汉字	门	问	网	盟	蚊/虻蟻	孟	摸 ^①
《初阶》	mung/mǔng	mung	mang	meng	mang	meng	mong
《字典》	mung ²	mung ⁶	mang ⁴	meng ²	mang ³	meng ⁶	mong ¹
汉字	麵	快/猛 ^②	蝻	夜瞋 ^③	名	命	望
《初阶》	mi	mey	mè	mey	mia	mia	maw
《字典》	mi ⁶	me ³	me ³	me ⁶ /meng ²	mia ²	mia ⁶ /meng ⁶	mó ⁶ /buang ⁴
汉字	物	脉	目	乜			
《初阶》	muě	mě	mak	mi			
《字典》	mue ⁸	me ⁸	mák ⁸	mi ⁷			

表 2 b-声母字(22 个)

汉字	磨	马	无	母	妯 ^④	武	雾	买
《初阶》	boa	bèy	baw	baw	bou	bu	bu	boi
《字典》	bua ²	be ³	bó ²	bów ³	bo ³	bu ³	bu ⁶	boi ³
汉字	米	尾/末 ^⑤	未	炎/余 ^⑥	眉	帽	卯	庙
《初阶》	bi	boe	bi	bi	bai	baw	baou	bie
《字典》	bi ³	bue ³	bi ⁶	bi ⁶	bai ²	bó ¹	bau ³	bie ⁶
汉字	万	闷	文	袜	墨	肉 ^⑦		
《初阶》	boan	bun	bun	buě	bak	bă/něk		
《字典》	buan ¹	bun ⁵	bun ²	bue ⁸	bak ⁸	nek ⁸		

说明:表 1 包含阴声韵 2 字,阳声韵 12 字,鼻化韵 7 字,入声韵 4 字;表 2 包含阴声韵 16 字,阳声韵入声韵各 3 字,无鼻化韵。①“摸”字据《潮州方言》(李永明 1959)中的同音字表,“谋眸摸蒙濛”均读为 [moŋ¹]。②指速度快时,《初阶》中的“快”和“猛”都标音为 mey,“快”实际上是训读音,《字典》写本字“猛”。③《初阶》和《字典》中“夜 mey”也是训读,本字为“瞋”;《字典》“瞋”音 meng²。④《初阶》“FAMILY RELATIONS &c.”一节中,Wife(妻子)一词对应的潮州话汉字写为“妯”,是个方言俗字。《字典》和《潮州方言》(李永明 1959)同写为“妯”。而《闽南话漳腔辞典》(陈正统主编 2007)与“妻”义对应字则写为“母”,并注明方言“多写作‘某’”。⑤《初阶》中与 last born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末子 boe kia”;与 to steer 对应的潮州话则写为“掠尾 diă boe”。“末”读 boe 是训读,本字为“尾”。⑥《初阶》中与 Dive into the water(潜水)相对应的潮州话写为“炎水 Bi chu”。“炎”是个方言俗字,相应意思的汉字在《字典》中写为“余”。⑦“肉”字在《初阶》有两个读音,一个是 bă,如“牛肉/猪肉”;另一个是 něk,如“伊肉欲痛”(He wants a beating)。前者是训读,后者是本字本音。《字典》只有本音。

从上表可见,1841年《初阶》的读音和1883年版的《字典》相应读音的声母没有改变。

从韵母搭配的角度看,两种传教士材料没有什么不同,即m-声母可以和阴声韵、阳声韵、鼻化韵、入声韵相拼,但b-声母却只能和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相拼,不能和鼻化韵相拼,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初阶》中,“毛 maw”“无 baw”本来就有区别,但由于材料在声调标示方面不足,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区别是否仅为声母的差别;而在《字典》中,可以确定这两个字的区别确实只是声母的区别。从声调历史演变规律来看,我们认为《初阶》中潮州话的“毛 maw”“无 baw”也仅仅是声母的不同,即m-与b-早在1841年就有音位区别。我们有理由相信,潮州话更早一些时候也应该如此。

2.2 n-与l-的分合分析

查检1841年的潮州话,共找到可靠的n-声母字25个,l-声母字48个,共73个:

表3 n-声母字(25个)

汉字	奴	怒	乳 ^①	钮	耐	泥	女姪女
《初阶》	nou	naw	ni	niv	nai	ni	nung
《字典》	no ²	no ⁵	ju ³	niu ³	nai ⁴	ni ²	n ⁿ ng ³ /ni ⁴
汉字	卵	南	唸	能	郎	笼灯笼 ^③	人侷
《初阶》	nǔng	nam	niem	neng	nung	nang	nang
《字典》	n ⁿ ng ⁴	lám ² /nám ²	liam ⁴ /niam ⁴	neng ²	n ⁿ ng ²	láng ²	náng ²
汉字	蓝番茄蓝	榄橄榄	涎 ^⑤	旦鸡旦(健) ^⑥	年	领	二/贰两 ^⑦
《初阶》	na	na	noa	noa	ni	nia	naw
《字典》	lám ² /nám ²	ná ³			ni ²	nia ³	nó ⁴
汉字	娘	榔檳榔	凉凉伞 ^⑧	肉			
《初阶》	nie	naw	ney	něk			
《字典》	nie ²		liàng ²	nek ⁸			

表4 l-声母字(48个)

汉字	露露水	驴	尔(汝)	来	犁	礼	利英吉利	雷
《初阶》	lou	lǔr	lur	lai	loi	loi	li	lui
《字典》	lo ⁶	lù ²	lù ³	lai ²	loi ²	loi ³	li ⁴	lui ²
汉字	内城内	璃	狸狐狸	理	蕊	恼烦恼	劳	楼
《初阶》	lai	li	lai	li	lui	law	laou	laou
《字典》	lai ⁴	li ²	li文 ²	li ³	lui ³	ló ³ /nau ³	lau ²	lau ²
汉字	寮	了	漏	留	流流目汁	榴石榴	柳	男
《初阶》	liou	liou	laou	laou	laou	liw	liw	lam
《字典》	lio ²	lio ³	lau ⁶	liu ² 文	liu ² 文	liu ²	liu ³	lám ² /nám ²
汉字	镰	臙脚臙	栏栏杆	联	乱	轮	论	囊籐囊
《初阶》	liem	liem	lan	lien	luan	lun	lun	lang
《字典》	liam ² /niam ²	liam ² /niam ²	lán ² /nán ²	lien ²	luan ⁴	lun ²	lun ⁴	lang ³

汉字	狼	廊	灵	绫	另	柠柠檬	农农夫	笼笼总
《初阶》	lang	lang	leng	lin	leng	lam	long	long 文
《字典》	lang ²	lang ²	leng ²	leng ²	leng ²		long ²	láng ² 白
汉字	聋	猎猎人	笠	粒	落落船	乐	力	六
《初阶》	lang	lǎ	loǐ	liěp	lǒ	lǎk	lat	lak
《字典》	lang ²	lá ⁸	lip ⁸ 文	liap ⁸	ló ⁸	lák ⁸	lát ⁸	lák ⁸

说明:表3包含阴声韵6字,阳声韵8字,鼻化韵10字,入声韵1字;表4包含阴声韵23字,阳声韵18字,入声韵7字,无鼻化韵。①《初阶》中与 breast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乳 ni”。《字典》记为“乳 ju³”和“奶 nai³”。《潮州方言》(李永明 1959 “奶”字白读 [ni⁴],文读 [nai³]。《初阶》反映的显然是“奶”字的白读音,“乳”是训读音。②《初阶》中与 niece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姪女 tiět nung⁷”。《字典》“女”字有 nⁿng³和 ni⁴两个读音,语义有别,和《初阶》对应的应为 nⁿng³。《潮州方言》(李永明 1959 “女”字只有读音 [nɿ],没有 [ni]。③《初阶》中与 lantern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灯笼 teng nang”,与 all 对应的写为“笼总 long chong”。《字典》和《潮州方言》(李永明 1959 “笼”字只有一个读音,前者标 lán²,后者读 [lan²],都是白读音。④《初阶》中与 cabbage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番茄蓝 hwan kǎ ná”,《字典》的“蓝”字只有“lám²/nám²”这一两可读音。⑤《初阶》中与 spittle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涎 noá”。《潮州方言》(李永明 1959 “涎”字的白读音为 [nuá⁴],《字典》没有这一读音。“涎”读 [nuá⁴]是训读,本字一般认为是“澜”。⑥《初阶》中与 pullet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鸡旦 koi noá”,《潮州方言》(李永明 1959)对应说法写为“鸡娜”,读为 [koi¹ nuá³],《字典》没有这一读音。一般认为其本字为“健”。⑦《初阶》中与罗马数字 II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二”,与 two 对应的写为“贰 naw”,其本字为“两”。⑧《初阶》中与 2 Chhattas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二枝凉伞 naw ki ney suá”;《字典》“凉”只有 liàng²音,没有 ney,但“冷”读 ne³。“凉”读 ney 应该是训读。

以上 n 和 l 声母字中,两种传教士材料没有多少变化:n 声母可以和阴声韵、阳声韵、鼻化韵、入声韵拼合,而 l 声母却只能和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拼合,不能和鼻化韵相拼。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 n 声母所拼的鼻化韵字中,既有中古的泥母字,也有来母字;在 n 声母所拼的阳声韵字中,有“卵郎笼”等中古来母字混入,而在 l 声母所拼的阳声韵字中,有“男囊农”等中古泥母字混入。甚至在阴声韵字中也有相混的现象,如“恼烦恼 law”。《字典》中有一批字明确注明 n/l 两种读法均可,如“南男镰镰栏”等。

这是否意味着十九世纪早期甚至晚期的潮州话真的就 n/l 不分呢?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要看两者共时分布的特点之外,还要从方言使用情况作全面考察。

《字典》中,字母 L 下列出的音节中,标为两可的音节共有四组:lám/nám:南喃楠蓝襪男岚览揽榄瀼婪檻艦艦濫| lán/nán:阑拦栏澜兰躄难零鳞懒赧烂难去声| liam/niam:帘廉簾簾簾镰奩敛斂念唵捻唵稔唵| lim/nim:临林淋淋霖霖凜廪廪。除了匣母的“檻艦”、日母的“稔”和书母的“唵”方音比较特殊之外,声母 n/l 两可的字几乎都是中古来母阳声韵字,仅有“南喃楠男难赧念唵捻”9个泥母字。

以上是中古泥来母相混的字,从它们的读音无法判断具体的混同方向,还必须分别考察已经混入 l 声母的泥母字,以及混入 n 声母的来母字。《字典》中,中古泥母字读 l 声母的有:内 lai⁴| 膿脓囊囊攢 lán| 闹 lau⁵| 宁宁佞 leng| 恼瑙脑 ló| 农依浓醴 long| 嫩 lun。除了“内脓”两个是口语用字,其他几乎全是书面语的读音,且以后鼻音韵母为主。而中古来母字读 n 声母的有:篮榄 ná| 赖 nai| 冷 ne| 聆领岭 nia| 梁樑量粮两斤两 nie| 莲 noi| 耒 nui| 郎卵 nⁿng。这些字几乎全是口语用字,且韵母以鼻化韵为主。

显然,潮州话中古泥母字以读 n 声母为主,但在文读音中,部分鼻音韵母字会读成 l 声母, l 声母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泥母字文读音的区别角色。来母字以读 l 声母为主,只有少数鼻化韵字会读成 n 声母,来母混入泥母明显是受鼻化韵母读音影响所致。

总之,十九世纪潮州话中古泥、来母字以分为主,真正有变化的是部分来母鼻化韵字读为 n 声母,与泥母字相混;泥母字读为 l 声母的主要是读书音,其中有一部分字处于两可状态。中古泥、来母字在潮州话中表面上有互混的现象,但各自的语言基础是不同的。

2.3 ng-与 g-的分合分析

查检 1841 年的潮州话,共找到可靠的 ng-声母字 11 个, g-声母字 9 个,共 20 个:

表 5 g-声母字(9 个)

汉字	鹅	芽	蜈蜈蚣	语论语	外	疑	牛	睡 ^①	月
《初阶》	gaw	gey	gey	gǔr	goa	gi	gu	goot	guě
《字典》	gó ²	ge ²	go ² 文	gù ³	gua ⁶	gi ²	gu ²	sui ⁴	gue ⁷

表 6 ng-声母字(11 个)

汉字	五	午	愚	义	伪	傲
《初阶》	gñou/gnou	gñou	gña	gñi	gnui	gnaou
《字典》	ngo ⁴	ngo ⁴	ngó ²	ngi ⁴	ngui ⁴	ngau ⁴
汉字	猫	银	愿	岳	鳄	
《初阶》	gniou	gnurn/gnŭrn	gñuan	gnǎk	gñak	
《字典》	ngio ¹	ngùn ²	ngwan ⁴	ngák ⁸	ngák ⁸	

说明:表 5 包含阴声韵 7 字,入声韵 2 字,无阳声韵和鼻化韵;表 6 包含阴声韵 7 字,阳声韵入声韵各 2 字,无鼻化韵。①《初阶》中与 Go to bed 对应的潮州话写为“去睡 Khur gool”,《字典》“睡”只有 sui⁴一音,《潮州方言》(李永明 1959)“睡”文读[sui⁴]和白读[uk⁸]。从古今音对应规律来看,“睡”读“goot”或者[uk⁸]都是训读。以上材料中,“鹅”“愚”是有区别的两个音,《初阶》标为“鹅 gaw”和“愚 gña”,《字典》标为“鹅 gó²”和“愚 ngó²”。虽然不知道《初阶》中“愚”字是否还有另一个音,但从材料来看,不能直接说当时的 ng 和 g 有音位的差别。而从两种材料对比来看,前者记的声母后者也同样记录,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初阶》中 ng 和 g 也是有音位区别的两个不同的声母。

《字典》中有 ng 和 g 音位对立的还有“疑 gi²”和“宜仪 ngi²”等字。“义”字虽然不和“疑 gi²”字直接对立,但和“宜仪 ngi²”等字只有声调不同,而“义”字在两种材料中声母和韵母的纪录都是相同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声母 ng 和 g 的区别更早的时候便已如此。

叁 简短结论

李新魁先生在探讨二百年前的潮州音时设想“如果从潮州方言是从漳、泉一带的闽南话分化发展而来这一点着眼,清代潮州音如郑氏所言只有十五类声母,而不象现代的分为十八类,也许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李新魁 1993)我们赞同这种说法,那么潮州方言何时开始出现十八音?在 m/b、n/l、ng/g 分化前它们以怎样的音位变体角色在粤东、粤西以至海南闽方言中存在?鼻化韵丢失后,它们是彻底分道扬镳,或是以其他对立形式在这些方言中存在?本文根据有限的材料初步得出结论:十九世纪早期,潮州方言就已有十八音,声母 m/b、n/l、ng/g 已经分开。至于中古的泥来母字在十九世纪的潮州话中互混,是有条件的,且只涉及少部分字,在后来的发展中彻底分开。这是粤东、粤西、海南闽语声母演变的一个特点,值得注意。

参考文献

-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北京) 语文出版社
陈正统[主编] 2007 《闽南话漳腔辞典》(北京) 中华书局
李如龙、李竹青 1998 潮州方音二百年间的演变,李如龙《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新魁 1993 二百年前的潮州音,《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
李永明 1959 《潮州方言》(北京) 中华书局
林伦伦 2015 《潮汕方言历时研究》(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林伦伦、陈小枫 1996 《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马重奇 2008 粤东潮汕五种闽南方言韵书音系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马重奇 2014 19世纪80年代四部传教士汕头方言著作音系比较,《古汉语研究》第4期
周长楫、欧阳忆耘 1998 《厦门方言研究》(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Dean, William (璘为仁) 1841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汉英潮州方言字典》). Bangkok.
Goddard, Josiah 1847/1883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潮州话初阶》). Bangkok 1847 /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3.

On the Separation-Integration of the Initials m/b, n/l & ng/g in Chaozhou Dialec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QIAN Dianxiang

Abstract Based on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published in 1841 in Bangkok, and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published in 1847 in Bangkok too, this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minimum opposition principle in phonology that m/b, n/l and ng/g were two sets of initials but not two sets of conditional variants of the same set of initial of the Chaozhou dialect initial system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initial system of Chaozhou dialect had 18 initials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outhern-Min dialects with 15 initials.

Key words Min dialect, Chaozhou dialect, initials, 18 initials, the early 19th century

本刊更正说明

本刊2018年第3期287页《江苏高淳方言古奉微母的特殊音变》一文,作者单位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该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理语言学视阈下苏皖浙交界地区吴语音变研究”(项目号:18BY051)资助。